

# 願力

沈家楨一九九三年講於莊嚴寺夏令營

各位同修，一九八五年我到中國大陸去，在普陀山的觀音道場打了一個佛七，迴向給歷世祖先。有一天，在船上聽到有一羣人在低聲談話。「你今天許了願沒有？」那人答：「有呀！我每次都是求觀世音菩薩的。」「你怎麼發願呢？」「我願觀世音菩薩保佑我這批貨平安到達。」「靈不靈呢？」「從前我不求觀世音菩薩的時候，常被沒收。」那人說了之後，東張西望了一下，看沒人注意，他又說：「這次如果平安，我總得還願了。」問的人說：「你難道許了願，都不會還？」「我太忙了，不過這次一定去還。」

各位一定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。這種發願，不是我今天所講的佛法中的所謂「願」。這只是一種希求，在佛法中應該說是「欲」，是貪的一種。

當佛法自印度傳入中國的時候，翻譯經典的大德們，對選擇字眼是煞費苦心的。「願」與「欲」在中國文字中原是相通的。《辭海》中的註解，即是「願者欲也」。可是佛法中的發願並不是要助長一個人的貪欲，而是一種虔誠決心要種善因、造善緣、期得善果的表露。所謂善果，是要逐漸減輕乃至消除虛妄的我相、我見、法相及非法相，而證佛果。

我相、我見極不容易減輕乃至消除，因此在我們的修行過程中，不必怕有一個「我」存在，更不應該有錯誤的觀念，說要將「我」消滅，而可採用一個善巧的方法，即是將「衆生」的觀念，來逐漸替代「我」的觀念。譬如說，各位中有人希望長命百歲，當你轉到這「願我長壽」的念頭時，立即也想到「願一切衆生都壽命無量」。這就是阿彌陀佛在未成佛前，是法藏比丘時所發的四十八大願之一。法藏比丘的願是：「我作佛時，我刹中人，壽命皆無央數劫，無有能計知其數者，不得是願，終不作佛。」

因此，我今日想和各位研究討論的是佛法中所重視的誓願。「願」為「行」的前導，也是「行」的方向，而「行」是「願」的實踐。沒有願的行，可能會變

成漫無目標的修行，不知所終。沒有行的願，頂多只能做到望梅止渴，而身體沒有得到一滴水分。所以，願及行必需相輔並進，必需並重，方能產生力量，這種力量可以叫它是願力，也可以叫它是感應。

今天時間不多，我想提出兩點，供各位參考，也許拋磚引玉，各位同修因此更有所啓發，得大受用。

第一點是：虔誠的願，可以感應很快，不必等到滿願。

第二點是：願要發得大，愈大則感應也愈快愈大。

關於第一點，我想用兩個例子來說明。一個是取自《了凡四訓》，一個是我自身的經驗體會。

各位大概都知道有《了凡四訓》這本書，這裡有白話註解的本子贈閱。袁了凡先生是中國明朝人，做過相當大的官，這本《了凡四訓》原是他將自己的經驗和心得，彙集起來，分爲四類教訓，寫給他兒子的，可是這本書的內容，極合做人的實用，所以數百年來，流傳極廣。

袁了凡先生原名學海，本來是學醫的，因爲先後遇到了兩個人，改變了他一生的境遇。第一位是孔老先生，命相專家。孔先生說他的命不應該學醫，應該讀書做官。並算出他那一年應中縣考，得第十四名，府考是第七十一名，一直算到他入京考科舉，得第三名，可是沒有考上舉人、進士，而後被派去四川做官。但說做滿三年，應即告退回鄉，因爲他只有五十三歲的壽命，將於八月十四日丑時壽終正寢，並且命中沒有兒子。

奇怪的是，袁學海自棄醫、讀書、應考之後，所有縣考、府考等的年分及考中名次，和孔先生算的完全一樣，絲毫不差，這不能不使袁先生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但也因此逐漸的令他心灰意懶，因爲一切都已前定，非他所得更變，況且壽命不長，又無子孫，前途渺茫，所以感覺生命缺乏意義。於京城中入貢後（即全國會考被錄取）回來，到南京棲霞山和一位雲谷禪師，對坐三日三夜，不曾閉眼。雲谷禪師即是袁學海遇到的第二位長者，改變了他的整個人生觀及生命。

雲谷見他對坐三日夜而不起妄念，怪而問之。袁先生據實以告：因他的命運，已被孔先生完全算定，生死榮辱都有定數，且此生已來日無多，又無兒子，即

使要生妄想，也想不出什麼妄想了！

雲谷聽了大笑：「我觀你三日夜不起妄想，以為你是個豪傑，原來你只是一個凡夫。」於是雲谷禪師給他一番很肯切的開示：

「三世因果，絲毫不差，命數是有的。但是算命只能算一個人的過去。今世所造的因，所得的果，在命數中算不出來。普通的人，因為今世的因並不極大，所以命運的改變雖有之，不很顯著。可是，大惡的人或大善的人，今世所造的因，足以影響他的命運。你聽了孔先生的命數，就消極地放棄了今生造善因改變命運的機會，甘心受命運的支配，豈不是一個十足的凡夫！」袁學海深為感動，乃拜而請教。

雲谷禪師問他：「你自審能中舉人否？」袁想了很久，說：「不能。中舉人的人往往都是有福德的，而我這生毫無福德可言。」又問：「你自審能有兒子否？」袁也答不能，「水清者常難養魚，而我過分的偏愛清潔。和氣能育萬物，而我又容易發怒。」袁說了好幾個理由。於是雲谷禪師叫他在佛前痛自發露懺悔。袁先生於是在佛前立下誓願，誓行善事三千件，求能中舉人，以答謝祖先之恩，並將他學海的名字改爲了凡。

次年，袁了凡去禮部考科舉，照孔先生的命算，他應以第三名錄取，可是他考了第一名，這是第一次孔先生算的命竟不全準；而這年的秋天，袁了凡中了舉人，就完全和孔先生所算的命不同了。

在《了凡四訓》中有兩段特別值得我們注意，都是袁了凡自己講的：

一、自在佛前懺悔、誓願行三千件善事之後，我就常覺得有神明在暗中督察，因此戰戰兢兢對任何事都勤奮努力，一改往日懈怠隨便的習氣。

二、自發誓願後，雖然第二年即中舉人，可是三千件善事，卻並不容易，一直到十一年後方才滿願。而且自己檢點，過失還是很多。其中最大的是看見有善事可做而遲疑不決；或心想爲善，而口上常犯過失，得罪於人。

這裡我得到一個重要的結論：袁了凡的佛前發露懺悔，並不僅是一種儀式，而是深心的至誠懺悔，有痛哭流涕的感覺，以這樣的誠心爲基礎而生起的願，力量極大，所以雖然他三千件善事的願，要在十一年後方才滿願，可是第二年就中

舉人，達到了他的心願，這就叫願力無邊。

第二個我想舉的例，是五年前的七月四日，內子居和如往生那天清晨，在八個小時握著她的手念阿彌陀佛後，心中是一片的空虛，好像失去了一件無價之寶，也像是一個迷路的小孩，不知前途依靠何在？就這樣的走進了家中的佛堂，第一眼看到的即是佛桌上和如每晨念的《金剛經》本子，一顆心就抓住了這本經本，發了一個要替和如每晨繼續念《金剛經》的願。到今天已整整五年，尚未有一日間斷。現在回想起來，發那個願時的心境，確可算得是清淨虔誠。此願不知何日了！也沒有有一定的迴向對象，但感應已經很是顯著，不但我個人因此有了一個精進修行的中心，即以那本《金剛經的研究》小冊而論，現在已有六地的善知識分別出資刊行，包括中國大陸，增訂版有的已是第四版，本數已有幾萬本，譯文已有俄羅斯文、越南文，相信一定有人因此得益。各位同修！請體會一下我那時發願的心情，確乎可說是無相無私，至誠全心，並沒有任何貪圖，所以至誠的願，其力量實在不可思議，否則決不可能有這樣的善果。

各位同修，現在我們來研究一下第二點，「願要發得大，愈大則感應也愈快愈大。」首先，我要求各各位，在想願要發得大的時候，就只要想：「願要發得大。」不要去想「這樣的大願如何還呢？」也不要去想：「我不是在空口講大話啊？」更要忘了我上面所講的「感應也愈快愈大。」就只是至誠的發大願，以願為中心，不作其他的想。所謂感應也愈快愈大，是自然的因果現象。你愈不去想它，感應就愈快愈大，愈去想它，就愈著相。

《金剛經》開宗明義，須菩提所問的問題：「發了心的善男信女，應該如何安住其心？降伏其心啊？」簡單的說，就等於是我們常常想問的：「我想學佛，但是應該如何修行啊？」

佛在經中兩次說明，要想學佛的，就得發大願，「我應滅度一切眾生。」眾生應廣義的講，是眾緣和合而生的一切有情、無情的物質、情感，都叫眾生。「滅度」是煩惱生死的解脫消滅。各位想一想，「應滅度一切眾生」是要將宇宙間的一切有情無情的煩惱生死統統消除。各位，我們要想消除一個人的一點點煩惱，都尚且大不容易，這樣的大願，佛是不是叫我們在空口說大話呢？當然不是。

佛在《金剛經》中強調：「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」所以願發得大，不是說大話，和所謂吹牛不同，因為願是目標，願是方向，願是信心。

哥倫布數百年前，爲了要證明地球是個圓球的理論，不惜冒生命的危險，航行於茫茫大海之中，歷經種種風險，終於發現了新大陸。這要證明地球不是一個平面而是圓球形的決心，即是佛法中所強調的願，也即是一個人學菩薩行、學佛的目標、方向、信心。

法藏比丘發四十八大願，終成阿彌陀佛；普賢菩薩的十大行願，明白的說明，虛空無盡，衆生無盡，煩惱無盡，我願無盡，這是何等的心胸！地藏菩薩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；觀世音菩薩，千處祈求千處應。各位請想一想，我們從早到晚，忙忙碌碌，可有那一刻的思想，那一刻的行爲，相似於這些大菩薩們的心胸志願呢！這是不是因爲我們沒有懂得如何學佛、修菩薩行的要領呢？

也許各位在想，既然發願這樣重要，那末我們應該怎樣發願呢？這個問題，極切實際，應該是我今日想和各位研究的中心。

《金剛經》中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，千年來讀誦《金剛經》的對這個問題多有討論。問題是：爲什麼在經首佛答須菩提的問題時，不說善男子善女人，而說諸菩薩摩訶薩？而在卷中再答須菩提的類似問題時，則不再用諸菩薩摩訶薩，而是直答善男子善女人？

我想用一個極淺近簡單的解釋，不知各位以爲如何？佛的先提菩薩摩訶薩，即大菩薩，是要我們以大菩薩們的修行方法爲榜樣，所以指的是理想及目標；後面直稱善男子善女人，是告示應如何實踐。可是兩個回答的大意，都是「應滅度一切衆生。」於此可見「滅度一切衆生」不但是理想及目標，也是實踐的具體法門，要我們逐漸的消除一切衆生的煩惱生死。既然要消除衆生的煩惱生死，自然不應該做可以造成衆生起煩惱或種生死流轉罪惡之因的種種業。可是這談何容易，決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。所以佛在經中說：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。」有了目標方向，還得一槩一槩的努力划去，否則徒有目標，船還是動不了。

因此，有願必須有行。我們應以大菩薩們的弘願作榜樣爲目標，而採用各種

量力而行的划船方法，這樣才能生起不可思議的願力。

今天我只提出三種划船的方法，只能說是我粗淺的心得，各位舉一反三，一定可以想出許多更適合您的實際情形的方法。如果各位同修可以將您們所想出的方法，也能寫信告訴我，使我可以發更多更大的願，大家多結善緣，十分心感。

我想介紹的第一個方法是：

要發您能做到的願，但要發得大。

這話怎麼講呢？我現在舉幾個相仿的例子，請各位細心體會，看那一個願最大。

一、我願每日唸十遍《心經》，將此功德迴向父母，以報養育之恩；

二、我願盡形壽每日唸十遍《心經》，願以此功德，祈求世界和平；

三、我願每日唸十遍《心經》；

四、今年我願每日早晨唸十遍《心經》；

五、今年我願每日唸十遍《心經》，保佑合家平安；

六、我願唸一千遍《心經》，祈禱某某的病早日恢復康健。

各位，那一位願意說，這六個願中，那一個願您覺得發得最大？（有人答：

第三願。）很好！很好！

各位請記住：一個願如果有期限，就不是大願。所以「今年」「盡形壽」「一千遍」都是期限，不是大願。

願有了目的，有了冀望，或有了對象的限制，也不是大願。所以，「保佑合家平安」「迴向父母」「世界和平」「早日病癒」都有了對象，都著了相，都有了限制，並不是虛空無盡，也不是大願。

因此這六個願中，最大的願是那個最簡單的願：

我願每日唸十遍《心經》。

這個願，您可以今世、下世、再下世一直唸下去，此願無有了期，所以謂之大。

此願沒有目標，即等於目標無量，迴向功德，猶如虛空無量，所以謂之大。此願沒有對象，即等於迴向法界一切衆生，衆生無盡，所以謂之大。

各位一定已經體會出如何發大願的祕訣。這種願是您可以做得到的，可是頂要緊的是不要中斷。

第二個划船方法我想介紹的是：

在大菩薩們的宏願中，選一個您最歡喜（相應）的願，依照您現在可以做到的逐漸實行。

佛菩薩的宏願很多，在中國的佛法傳統中以普賢菩薩的十大行願為最易選擇。這十個都是大願，一樣的功德無量。我現在唸出來，各位若聽到某一願時，心中生起歡喜的相應，您就不妨選這個願作為開始：

禮敬諸佛 稱讚如來 廣修供養 懺除業障 隨喜功德  
請轉法輪 請佛住世 常隨佛學 恆順眾生 普皆迴向

我現在舉二個例。譬如您覺得禮敬諸佛對您相應，您就依照您的實際情形，發一個可以做得到的願，說：我願每日對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禮敬十拜。

如果您的配偶或父母是信耶穌教的，您不便在家中供佛禮拜，或病臥床上，都可以用觀想或合掌以代替禮拜，只要至誠，一樣是禮敬，並無差別。這個願即是一個有無量無邊功德的大願。

又譬如說，您對廣修供養相應，您可以發一個願：我願每日誦《金剛經》一遍，供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、一切賢聖大德。

這也是一個無量無邊的大願。倘若時間不允許您誦《金剛經》，那末《心經》亦可以。這都是法供養，而諸供養中法供養為最大。

第三個划船方法是一種善巧方便，只要您心真誠，小願可以變大願。

這方法是在您發任何願迴向時，在您原本迴向之後，一定加一句：「願以此功德迴向法界一切眾生。」

如果袁了凡先生懂得這個善巧方便，他在發願要做三千件善事，使他能中舉人時，再加一句「願以此功德迴向法界一切眾生」，他不但照樣中舉人，而且更造了無相的因，將來會結無相的果，無相的果即是佛果。

願各位在這次莊嚴寺的夏令營中法喜充滿，功德無量，並願我們大家以此功德，迴向法界一切眾生。謝謝各位。